过秋

李立泰

编者按 短篇小说《过秋》，是一篇具有重要历史记录价值和独特文学追求的优秀乡土小说，它记录了人民公社时期华北农村秋收秋种的全貌。作者将时代背景作为人物活动的自然舞台，通过密集的生活细节和生动的群像描写，还原了那个特殊年代中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、劳动智慧、人际关系以及无法避免的艰辛与荒诞。可谓艰苦中见温情、荒诞中见有序、寻常中见历史。它的意义在于，提供了一种书写“前三十年”农村生活的新范式，展现了作者深刻的观察力、出色的细节还原能力和可贵的叙事克制力。这样的作品，更有可能长远地留存于文学史册中，为读者提供认识历史的生活样本。

一

过秋跟过麦没法比，过麦似跑百米，过秋似马拉松，拼的是时间和耐力。过秋可以在今天，也可以在明天，如果有事，还可再晚个两三天。这就是过秋的优越，甚至过秋还有娶媳妇的。过麦可没心思娶媳妇，如果硬要娶，恐怕村里也没人有空帮忙。过秋的日子，沥沥拉拉俩月，有一年麦秸还没合垛，劈的高粱叶就进场了。秋追上来了，大约白露就算过秋了。有谚语云：白露早，寒露迟，秋分种麦正当时。

空气里弥漫着庄稼成熟的气息。

生产队队长派了四叔、三歪和我三个人，晚上去护坡，看守家南的高粱地。四叔拍着胸脯向队长打包票，放心，俺一定认真负责，决不让高粱丢失一穗。这几十亩高粱是改茬改出来的，老话说“改茬如上粪”，换着种庄稼，地有劲，庄稼长得好。

说是去看高粱，其实是造舆论，家南地里高粱有人看，别去偷。

三歪对晚上护秋这事，有点小情绪。

关键是前段时间修路，他和新媳妇过得正有滋有味，实在舍不得热被窝。家里放着小媳妇闲着，往地里睡去，多没劲！

第一夜上岗，四叔用领导人的口气布置睡觉工作。在医院大厅睡，谁起夜，谁就到墙边往南看看，在地头睡，夜里露水大得很，能把被子打湿。我们说，听您的，您说咋睡咱咋睡。四叔很高兴，觉得我们听话。四叔有尚方宝剑，临出发他问队长，俺三人看坡谁负责？队长说，老四你负责。四叔在大队民兵连是正排级干部，正排长，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相媳妇，媳妇是经常相，结果回回散。

一天晚上，下着毛毛雨，我们刚在医院门诊大厅睡下，就听到拉地排车的人急匆匆走来的脚步声。“快喊大夫！快喊大夫！”几个人急吼吼地喊道。

我跟四叔、三歪起来，原来是同学小荣的媳妇难产，她在地排车上“哎哟哎哟”地呻唤。

助产士小张被喊来，掀开被子看产妇肚子，用听诊器听。我问，张大夫，怎样啊？她说，咱院里条件差，抓紧转院。

我跟小荣说，抓紧打电话联系救护车。当年队里别说汽车了，连手扶拖拉机也没有。张大夫说，救护车只能到许妙村，因为油漆路刚铺到许妙。从公社到许妙的10里路才轧好三合土，不让跑车，何况还下着雨。

张大夫说，恁几位帮帮忙吧。四叔、三歪真是好社员，此时已摩拳擦掌了，张大夫也背上了药箱。那晚老天也发难，我们刚出发，雨就下大了。人命关天，我们抬着孕妇一路小跑，累得气喘吁吁、双腿酸麻。仅用四十分钟就跑到许妙，救护车后门已经打开，产妇刚一抬上车，车子就立马疾驰而去。张大夫夸俺们助人为乐，是模范社员。我说张大夫别夸了，应该的，我和小荣还是同学，就算不是同学也会伸出援手，还能见死不救吗？

我问四叔，还用往南边地里看看去吗？

四叔说，不用看，偷风不偷雨。

你说啥？四叔。

爷们儿，你这就不懂了不？小偷下夜，雨天是不行动的，刮风的天偷东西。

我赞扬四叔知识面宽，懂得真多，四叔挺受用的模样。一夜无话。

二

队长安排明天收春玉米。

初秋的天空透亮瓦蓝，地平线辽阔悠远。博大慈祥的鲁西大平原，摇曳着、鼓荡着、喧哗着向我们袒露出那丰满迷人的秋色。秋代表成熟，谷子金灿灿、高粱红彤彤、棉花白生生、白菜绿油油。回身看，小河沟的水清澈透底，鱼儿追逐，翻出浪花儿。丰收的喜悦，人人脸儿红红的，几片白云掉进水里，醉成红艳艳的晚霞。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，秋风不带一点修饰，爽利地掠过玉米林，“沙沙”的。

男劳力倒玉米，妇女掰棒子。队长早早敲钟，集合得差不多了，开始下地。队长分活，每人倒八垄玉米，放一趟耧子。众社员一队排开，用力倒玉米秸。地干硬得很，一手抓玉米秸，一手抡扳镢子，要用尽全身力气，抡起倒下，三下五下，才倒下一棵玉米。手里抓几棵玉米，用扳镢敲掉玉米根上的土块，然后顺着一垄玉米放下。

我跟四叔大干一天才倒完三分之一，磨得手心起了血泡儿。妇女掰棒子倒是能跟上速度，一耧一耧地掰，放一堆装车。

队长派三歪套大车拉玉米，三歪想办法多装玉米。老牛破大车，木轴木轮子，大车两头装花包包的玉米穗，车厢装散玉米，虽是老牛破车，也把一天的劳动果实一趟趟运回场里，堆成长长的堆。粮食保管员搬来苫子苫上。

当晚就增加了看场力量，我和四叔也在看场队伍中。当晚带草席、被子，睡在场屋里啦。

场里三堆玉米穗。晚上，队长敲铃通知社员们都去场里剥玉米，这就给掖玉米的人提供了方便。穿上大褂子，往腰里塞玉米穗，一圈十几穗玉米，走路大大方方还看不出来。

第二天晚上，队长安排妇女队长检查，不检查，这一晚要丢多少玉米？妇女队长也笑了，这种破事都是老娘们儿干的？

三

棉花开得白花花，像下了大雪。这是植棉组的试验田，六十亩田，除去夹带套种的芝麻、大豆，还有四十亩棉田。脆瓜柳大队指望这些棉花变钱呢。

植棉组的姑娘、媳妇，共十个人，从整地到棉种催芽、播种、出苗、间苗、追肥、浇水、打药治虫、整枝打杈，再到拾棉花，全是她们干。另外，还有公社的居大牙秘书。社里派他帮包我们队，队长说，居秘书，今后您除了领导我们之外，就专包植棉组吧。居秘书托人在县生资公司要来化肥、农药，让试验田吃了偏饭。他坐班车进城，找在县里工作的亲戚。他跟亲戚诉苦，说帮包的队穷，请亲戚舍脸帮帮忙。亲戚介绍他去了县生资公司，再找经理哭穷，请经理高抬贵手。经理可怜他，看他亲戚的面子，要来一车平价化肥。棉田多施了化肥，棉花长得墨绿，大片棉花地绿气腾腾，棵子粗壮得像小树，人在里边干活，整枝打杈，被淹没得看不见。棉花结的桃子一串串的，大丰收。植棉组人均管理四亩棉花，现到了收获季节，十朵金花扎着包袱，开在棉田里，煞是好看。居大牙秘书夸奖说，咱十朵金花开满地，比电影《五朵金花》还多五朵哩！嘻嘻！

居大牙秘书帮植棉组拾棉花不扎包袱，拾一把棉花就直起腰来，小眼睛东撒西看，然后递给附近的女青年，女青年接过棉花，塞到包里，给居大牙一个微笑，居大牙回个笑脸儿。女青年都愿意挨着居大牙拾棉花，因为最后过秤，工分自然要多记。

居大牙秘书忙于搜寻，他开始跟着一个小媳妇，一朵一朵的棉花慢条斯理地捏在手里，一把一把地递给小媳妇，小媳妇就接过来，塞到棉包里。一次次的怪麻烦，居大牙开始采取间隔式操作法，不时亲自往小媳妇棉包里塞。他抓着棉花硬往小媳妇包里塞，隔着单衣服，小媳妇感觉居秘书塞棉花的动作很隆重。脸儿红红地低头拾棉花，心怦怦跳。

四

队长安排在场院边树林子里盘锅，大土坯垒一圈锅灶，放上大号锅烧水，旁边支上大案板。冬瓜去皮、挖瓤、切块，推锅里煮，开锅了往锅里搅面糊，临出锅放盐、放棉油，一家可打一盆子冬瓜汤。“三秋大忙”秋种的序幕拉开，中午全队社员在场里吃饭，各家各户带干粮，集体喝冬瓜汤。这个阵式就呈现出紧张的状态，也是营造秋收秋种舆论的一种形式。

四叔俺们几个拉地排车，往地里运肥。四叔用铁锹把肥培了又培，比别人的车子几乎多装出一倍。四叔就是模范社员，劳动积极，比学赶帮超。队长在四叔的车上插了小红旗！全队的车子都运肥，人欢马叫，上午运完一块地，后边紧跟着撒肥，下午手扶拖拉机开始犁地。我们朝另外一块地运肥，走到犁地的地方站下，稍事休息，看拖拉机犁地。拖拉机本身带的起降犁坏了，现在拉个单轮单铧犁，社员手扶犁把，跟随拖拉机，犁得地七扭八弯，拖拉机一侧的轮子走犁沟，歪歪着行走。

扶犁的是三歪，犁的地也不直。三歪劳动也积极，累得汗流浃背、浑脸泥水，说，跟拖拉机不好犁，不信你犁犁看。咱说，犁犁就犁犁，一趟把所有的弯儿取直，你信不信？我先审量地里的标志物，要三点一线，绝对能犁直。拖拉机开动，我扶犁把，眼盯着犁托和前轮儿跟标志物在一条直线上，犁过去一条线，没弯儿。你顺着我犁的沟犁吧，笔直。三歪、拖拉机手服了。扶犁就是眼力问题，咱不是吹。

土地平整好，在播种小麦前，要打畦子。队长把全队的男劳力调来，打畦子。畦子埂要直，这难坏了队长。他开始用玉米秸三点一线地比划，看玉米秸三棵也在一条线上。队长手抓铁锹柄，冲着玉米秸冲条直线，然后往直线上培土。可是他就是冲不直，有弯儿。

这儿又该咱出风头了。我抓住铁锹柄头儿，盯准前边的玉米秸，屏住呼吸，一口气跑过去，累得气喘吁吁，回头看，冲的线笔直。队长过来看，哈，真直。

他伸出大拇指，表扬说，爷们儿，真有你的，你还呼呼跑着冲，我们慢慢地冲，没你冲得直，你是什么技术哇？

那年我自己跑的畦子埂，条条笔直，播种小麦的三腿耧，耩地漂亮啊！麦子出土了，垄麦苗笔直，麦苗顶着点点露珠，阳光普照，亮晶晶的煞是好看。一般生产队种的麦子没这么笔直的，我队的麦苗，苗全苗旺，人见人夸，这的确是一处风景。

在秋种的关键时候，上级为加快进度，召开秋种现场会。参会人员路过此地，看麦苗看直眼了，下来车子夸奖。指着麦苗说，这麦子耩得真棒啊！随后，全公社大小队干部、管区负责人、社里有关部门负责人，包括居大牙秘书在内，浩浩荡荡上百人的自行车队，都下来车子观看出土的麦苗。伸大拇指、表扬、夸赞声此起彼伏，比现场会还热闹。我队的小麦播种质量全社扬了名。

居大牙秘书头发梳得油光滑亮，穿四个兜的蓝斜纹中山装，裤褶清晰，眼睛放光，人精神得很。他扶着车把跟队干部们说，秋收、犁地、打田埂时，我还在这里包队。不是吹，咱包队下死手，对秋种要求严格，小麦苗出得好、播种是关键，也有咱一份功劳，嘻嘻！人们附和说，那是，居秘书包队包得扎实认真，深入基层不走过场，所以小麦种得棒。看着绿油油的麦苗、笔直的田埂，居大牙秘书听了大家的夸奖话，惬意得很。

五

全社秋种现场会后，为了加快播种进度，要请拖拉机来帮忙。队长找到社里，找着居大牙秘书，请他帮忙跟主任说说，派拖拉机来犁地。居秘书是很给面的，把此事应下来，说放心，犁地这事我还不给咱队里办吗？最近要拖拉机的队比较多，虽然按顺序，但咱队里我操心往前挤，争取早天排上。为要拖拉机，居大牙秘书找主任求情，说主任，那是我包过的队，队长和社员们都盼着拖拉机去哩。主任点了头以后，居大牙秘书还骑车子赶了五里路，到拖拉机站跟站长说好话，早点派拖拉机到俺队里来，我请你喝二两！站长说，不用恁大秘书请，我记住了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这事我帮忙。隔两天，拖拉机“昂昂”地来了。

队长安排我跟拖拉机站耢。队长说，拖拉机犁地，你跟拖拉机站耢吧，吃饭跟拖拉机手一块吃。这上等的美差第一次降临在我身上。

站耢是非常辛苦的活。要提前做好防土准备，毛巾包头，围上围脖，戴上棉口罩和风镜。提前顺好耢，站上去，跟随犁跑起来。“东方红-54”链轨车，速度不慢。拖拉机过去，尘土卷起来，沙尘暴般，好像专门包围站耢人。一晌下来成了真正的土人。摘掉毛巾、解开围脖，抖土。摘下口罩、风镜，脸洗三遍还不干净，喝水漱口，吐掉，再漱再吐，还有土腥味。

夜里两点，我刚换班，犁了一遭，拖拉机突然熄火，停下不走啦。司机下车检查，我过来给司机打手电，他也没怎么拆卸部件，感觉一时半会修不好，说，回家吧，我回去睡觉，你回家抱床被子来，在驾驶室睡，看车。我们一起回村，他去了牛棚大院。我回家抱被子来，在驾驶室睡觉，秋夜还是很冷的，冻得打寒战。

我懊恼极了，没福气，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，拖拉机一坏，还能去吃拖拉机饭吗？虽不累，但晚上在拖拉机上受冻的罪真不好受。早晨我牵拉着头，扛着被子回家，时间在我的脚板与土路的接触之间，仿佛被无限拉长了，一堆堆收割的玉米秸被风吹得呼啦啦响，等待我这位倒霉人的经过，和行人打招呼也只是简单的问候。我连续地默念，真倒霉。我踽踽独行回到家，放下被子，洗脸准备吃早饭，这时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，向好的方向急转直上。

站耢的另一个伙伴，来我家喊我，走哇，爷们儿。

干啥去？等我吃了饭再去。

同伙儿笑着说，走，吃饭去呀！咱还跟拖拉机手一块吃。

我跟伙伴儿出来家门，问，是真的吗？别让人家笑话咱没吃过饭。

他说，是真的，队长叫我来喊你的。

队长想得周到，俺们在地里看拖拉机，没做什么工作，自觉应该在自己家吃饭，他派伙伴来喊我，虽没站耢，也去他家吃拖拉机饭。而且现在的饭菜水平没减，炒的菜仍然满醋满油，中午甚至还能喝点小酒儿。当然我是不碰酒的，这点规矩咱懂。如果大吃二喝，端杯“滋儿滋儿”地灌，拿自己不当外人，弄得红脸脖子粗，队长会不悦，说不定会结束好饭的进程。在桌上，咱不光不喝酒，而且还抓酒壶给司机和队长斟酒。他们喝一盅我满一盅，这点眼色咱还是有的，司机、队长让我喝点儿，我一盅不动。他们则哈哈大笑……看来我为吃口香饭，显得卑微了。转念一想，队长是叔辈，理应敬上，况且拖拉机手是客人，应该礼貌待之。咱不劳动、吃好饭、吃炒菜，还一天记一天半的工分，这一想我就坦然了。

拖拉机修了五天，我在大田里看拖拉机，在拖拉机上睡了五夜。同样，我们跟拖拉机手吃了五天好饭。

那次饭后，我跟队长说，叔，俺不跟拖拉机手一桌吃了，跟老二爷爷在锅台上吃，反正一样的饭，都是高馍馍，在哪儿吃不一样。队长叔批准了我的请求，好的，反正你酒量不行，在下边吃也行。

这中间还过了个八月节，饭食是好上加好。队长跟司机喝酒，二爷给他们炒了几个肉菜，炸了花生米，酒喝得热烈，司机喝高了，脚蹬着桌子帮，猜拳行令。俺吃的猪肉大包子，一兜肉，那个香呀，顺嘴流油，没法形容，吃几个忘记了，不喝酒享福哇，光吃肉包子。

善良的二爷看人都走了，说，给恁母亲捎两个吧。老爷爷不啦，俺家也包了猪肉包子，不捎了。如果给母亲捎俩包子，虽然孝敬了母亲，可是此事不好，数量不多，但性质严重。当然咱家的包子跟二爷的包子不好比。咱家包子是象征性地放点猪肉，一家人最多买斤半猪肉，分配到几十个包子里，肉少得可怜。

六

家乡有一种雨像做贼，悄悄地、慢悠悠地洒向人间的连阴雨，号称“秋落落儿”。这种雨是很烦人的，慢条斯理，瞎庄稼、漏房子、没吃的、缺烧的。在连阴雨的笼罩下，人们见面唉声叹气、愁眉不展……

这一年，过秋连阴雨就是这样悄悄开始的。早晨飘着细雨，天阴得黑锅底似的，看样子蓄势待发，后劲十足。老天爷在天上储存了大量的水，单等人间过秋的关键时刻倾泻。

果然像父亲和社员们研判的那样，早饭后雨渐渐大了起来，“啪啪”的雨点声也响起来了。

起初还觉得老天爷真好，地里需要水了，就下雨。秋种的墒情不足，小麦喜欢墒情好。有的地块需要浇水造墒，雨一下，就解决了墒情。社员个个心花怒放，夸奖老天爷爷是好老天爷爷，会当。

雨下到第二天，社员们就犯愁啦，厨房存的柴火不多，做饭快没烧的了。

雨下到第三天，绝大多数房子开始漏雨。甚至还有倒塌房子、歪墙的。母亲在屋里漏雨处放盆子接水。

第四天母亲发愁，做饭没烧的啦。父亲让我去供销社的支农站买点煤，拉地排车是走不动的，满大街都是水、泥。没有雨靴，我光着脚丫子，背起粪篮子。戴草帽、披麻袋，踩着泥，哗哗地蹚着水，脚丫子在泥水里痛苦地扭动，冒雨前行。

还好，支农站有值班的，我买了40斤煤，装了一篮子，过磅秤，滴滴答答的水从篮子里漏下来，人家是不除去水分的，怎么除水分啊？按多少水分除啊？咱理解人家的难处。全中国最难的、最没地位的就属社员了吧。我水人儿一般背着煤回到家，母亲看见我浑身泥汤的样子，心疼地说，我的儿啊！

各屋里漏个遍了，几乎没有不漏的房子。母亲把所有的容器，盆盆罐罐都用上。夜里睡觉在炕上找一点干地方，坐着闭闭眼。

第五天早晨，队长“当当当”的敲钟声响起，吓我们一跳。他喊，都到场里分玉米穗，都去场里分玉米穗！他连续喊了三番儿。父亲、母亲和我三人拉地排车去场里分玉米穗。路上满是水和泥浆，拉着地排车艰难地行走，轮胎沾一圈泥，变成加重轮胎。走到场里累一身汗，脸上汗水混合了雨水流下来。

队里实在没办法了，五天的雨已把玉米穗淋透，再不采取措施，会生芽子，就烂掉了，全队社员的口粮泡汤。没粮食吃什么？口粮是天大的事情。能去逃荒要饭吗？不能！

当保管员卷玉米堆上苫子的时候，众目睽睽的社员们，看着苫子早已饱和地流水，苫子苫玉米穗简直就是一个笑话，像掩耳盗铃的寓言，玉米穗早和苫子同病相怜了。

会计掌秤，俩社员抬，用大摞篮过秤。我家分得600斤玉米穗，口袋装满堵住车厢两头，中间装散的。我们三人奋力拼搏，推着、拉着泥车子前进了几十米，实在走不动，车子陷在泥里，泥轮胎粘着车厢，寸步难行。这是我记忆里最难走的泥路，天上下着雨，地上蹚着水，鞋子粘着泥，像泥陀螺，十几斤重的鞋拖拽着我，每迈一步都很艰难。

我们请示队长，借队里黄牛帮助，队长批准。父亲去牛棚牵来黄牛，牛套搭在黄牛背上，黄牛不知道有那么艰巨的任务等它去完成，它大摇大摆、风清气正地走在泥路上。黄牛是劳动模范，队里最有劲、干活最棒的霸主。来到车旁，父亲套上黄牛，套挂在车轴上，倒拉牛，我驾辕扶住车把，父亲牵住黄牛，“喝驾！”吆喝着用劲啊，在泥里水里推着拉着地排车，地排车已成了泥车，我和父亲成了泥人，裤子湿半截，泥浆把鞋粘下来，干脆脱下鞋，光脚丫子在泥水路里艰难痛苦地行走。

当走到街里，车子重得黄牛也拉不动了，因为泥，轮胎自动刹车，不转了。我们只得停下。老天爷真狠心对俺们农民下手！我只得找木棍儿甚至用手把泥圈从轮胎上弄下来，才能走一段，这样连续弄了几次，才把玉米穗拉家来。我也成了泥人儿！玉米进家就是自己的口粮啦，我们一袋袋弄到屋里。

母亲父亲犯愁怎么晾，屋里凡是干点儿的地方都放上玉米穗，甚至给老天爷上贡的板上、锅台上都摆满了玉米穗。母亲一天不知多少遍地翻玉米，怕它生芽。谢天谢地，母亲的虔诚感动了玉米，它们绝大多数都还是玉米，可怜母亲，玉米们没敢发芽。

等到第八天，雨慢慢地停了下来，云层散去，天裂开来，可怜的太阳终于断断续续地露脸了。阳光突然普照，还不大适应，人们也没高兴起来。因为连阴雨的愁帽戴得太重了。

父亲说这是百年不遇的七天七夜“秋落落儿”，曾听老一辈人说过连阴雨，但都没这次厉害。七八天雨，可瞎东西了。地里挨淋的棉花品级极度下降，少卖三分之一的钱。地瓜没刨被水泡起来，甜味没了，脆梨一样，不面、不好吃。直接经济损失不好估量。

家西的豆子地虽腾出茬子来，但雨水早已淹了，尺八深的水一片汪洋，小鱼儿在水面上穿梭，蛤蟆“哇哇”叫得人心烦，水白子、遗漏的豆棵等站在水里瑟瑟发抖。秋种无望，那里是死坑子，水排不出去，等水湮下去，露出地来，种麦子不知等到啥时候。

队里当务之急是刨地瓜。地瓜是口粮，不是瓜菜，可随便分。怎么办，还是请示上级，公社批准了按垄分，几口人一垄，几口人半垄。队里留几米刨了地瓜做标本，计算斤数，五斤地瓜折一斤粮食。

我和母亲父亲去刨地瓜。地分给你，刨多刨少是自己的事了。地瓜基本泡在泥水里，地瓜秧黄不拉几地快淹死了。首先割去地瓜秧子，用三齿镢刨，地瓜被泥紧紧地包着，只能用手抠，刨一晌，实际是抠一晌，弄两篮子地瓜，父亲担回来。路过水井，水井的水离地面不足一尺，蹲下即可洗地瓜，我们在井台把地瓜洗一遍，大致干净了。

中午饭母亲安排吃地瓜，连煮加蒸，半天地瓜熟了，像吃萝卜一样，脆生生的，没甜味儿，根本不面。这是水泡的原因，把地瓜的淀粉泡没了。

七

眼看霜降已过，下个节气就是立冬。

等家西豆子地的水退去，再犁地耩麦子。地泥泞得没法犁，耩地就用犁耧儿。这是特制的耩麦子耧。正常耧的三根耧腿尖安装三个耩铧，犁耧儿是把耩铧卸掉，另安装刀子状的耩铧儿。到湿地里耩麦子，方便、省劲，耩过去，拉三趟沟儿，沟里落下麦粒，不用封土，五六天麦苗出来。

三天后队长集合社员，去家西地耩麦子。粮食保管拉来麦种，队副借来俩犁耧儿，加上我队的共三个犁耧。三个社员一个犁耧，一人扶耧，一人牵牛，一人撒种。十八个男女劳力，加上队长、队副二十个劳力，牵来六头牛，这样两班倒，歇人不歇具，大干一天耩四十亩。

队副和四叔打头阵，四叔扶犁耧儿。四叔劳动积极有目共睹，首先率一组开始下地耩麦子。牛还不愿意踩湿泥，牵牛的社员，要一只手抬高，牵住牛鼻子往前领。三人都光着脚丫，湿地很凉，凉得钻脚心。耩一遭回来弄得浑身泥点子，队长就差人去拉玉米秸，点着火，让回来的人快烤火，不然脚冻得受不了。到中午太阳晒得湿地温暖一点儿了，才不用烤火。

中午饭回家吃，来回需两小时，恐怕耩不完，队长在社员的撺掇下决定中午管饭。粮食保管拉麦子去馍馍房换来热馍馍，随便吃，我吃了五个高馍馍就饱了，四叔、三歪每人吃八个还没觉着饱，队长不让吃了，怕撑坏了。

吃完接着干，队长下地去了。四叔、三歪掀开篦子吃起馍馍来。我劝四叔别吃了，别撑着。四叔说，爷们儿，我再吃仨没问题，三歪也说，没事。他俩不知吃了几个，打了饱嗝，吞咽困难才收手。

队长回来，安排社员到茶馆买水来，大家轮流喝点水。嘱咐大家慢慢先喝一点儿，别猛喝。我们换班开始耩地，四叔、三歪俺仨分别在三个犁耧儿，四叔一早回来说肚子有点撑得慌，要求歇歇再干，换了别人。我看三歪的肚子也好不哪去，结果再耩一遭回来，三歪也申请歇歇再干。他俩下午没怎么干活，在地头躺着，但肚子却越来越疼，最后坚持不住了，疼得“哎哟哎哟”地叫唤。队长以为他俩恶作剧，装孬偷懒。后来一看四叔头上冒汗，三歪也“哎哟哎哟”地叫唤。才感觉问题严重，出了人命，队长脱不了干系！

马上去医院，安排队副去会计处拿钱。其余人抓紧把地耩完。

队副问，拿多少？

队长说，最少要拿20块。

我们几人把四叔、三歪架到地排车上，拉起来往医院跑。我们路过大街，队长叫我快去打电话要救护车，车能早来一会儿是一会儿。我火急火燎地跑，找居大牙秘书。“居秘书，赶快，两人吃馍馍吃多了，肚子快撑爆了，疼得嗷嗷叫，您赶紧跟专医院要救护车。”居大牙秘书立马抓电话，要了邮局总机，快转专医院，人命关天，要救护车快来。电话通了，请救护车火速来卫生院，有吃多东西的。放下电话，居大牙秘书和我一起跑去卫生院等救护车。

他们拉着车子跑到医院赶紧去急诊，队长背着四叔，另一位背着三歪放到急诊室床上，大夫掀开四叔、三歪的褂子，看鼓胀的肚子，肚皮发亮了。大夫询问吃的啥？队长说吃的馍馍，干吃的，吃多啦。大夫说，情况不妙，转专医院吧，赶紧打电话要救护车。我说刚才居秘书打电话要车了。

救护车一路怪叫，很快来到，现在公路修好了，早已从许妙修到卫生院。我们抬四叔、三歪上救护车。恰这时张大夫看见了这一幕，她一惊，这不是前些天雨夜抬担架送产妇的俩社员吗？

我说，张大夫，是他俩。

张大夫说，好社员啊，要尽力抢救！